

《第一滴血》作者又一扣人心弦力作

美联社评论：一部充满感官刺激的小说，一个希区柯克风味的关于罪恶和情欲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双重形象

Double 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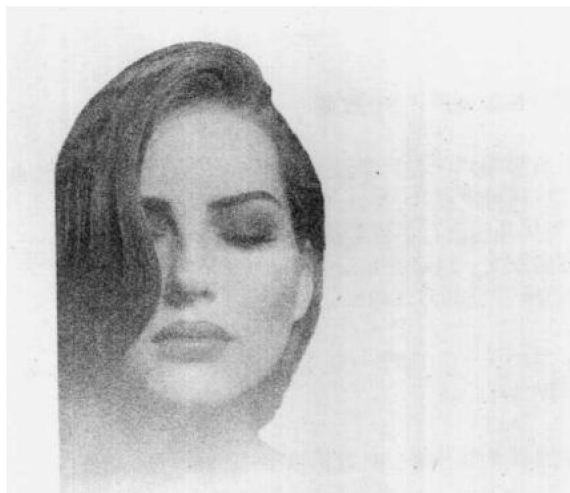
「美国」戴维·摩雷尔 著 吴静

张小平 译
译林出版社



双 重 形 象

(美国) 戴维·摩雷尔
吴 静 张晓平 译



双重形象

[美国]戴维·摩雷尔 著 吴静 张晓平 译

DOUBLE IMAG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形象 / (美) 摩雷尔 (Morrell, D.) 著; 吴静, 张晓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6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Double Image
ISBN 7-80657-180-9

I. 双… II. ①摩… ②吴… 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941 号

Copyright © 1998 by Morrell Enterprises, Inc.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 10-1999-128 号

书 名 双重形象
作 者 [美国] 戴维·摩雷尔
译 者 吴 静 张晓平
责任编辑 吴 明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Inc.,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广陵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 页 4
字 数 346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80-9/I·157
定 价 (精装本) 1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戴维·摩雷尔是当今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到二〇〇〇年三月,他已经出版了二十部小说(含短篇小说集),其作品印数达一千两百多万册,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从一九七二年创造了兰博这一闻名遐迩的传奇式悲剧英雄人物开始,摩雷尔的惊险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二种文字,并被拍摄成轰动一时的电影和收视率居高不下的电视连续剧。他一九九八年的力作《双重形象》同样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惊险故事。小说情节曲折,悬念重重,凶杀与恐怖层出不穷,跌宕起伏,情欲与爱情缠绕交织,难辨真伪。该书一问世便登上了多种畅销书排行榜,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故事是围绕一名成功的摄影师米切尔·科尔瑞恩展开的。科尔瑞恩在东欧S地区追踪拍摄一些种族仇杀受害者尸骨的万人坑时,被种族极端分子查根·伊尔科维奇及其手下发现并遭到追杀,险些丢掉性命。死里逃生之后,科尔瑞恩回到了洛杉矶并和前女友詹妮弗重修旧好。在一次摄影展上,科尔瑞恩见到了从小就崇拜的大摄影家伦道夫·帕卡德,此人对他颇为欣赏,主动提议与他合作拍摄一系列作品。科尔瑞恩大喜过望,他的生活似乎从此摆脱了旧日的阴霾,充满了新的希望。不料两人的合作尚未正式开始,帕卡德便撒手人寰。紧接着,伊尔科维奇跟踪而来,科尔瑞恩的挚友丹尼尔、警官格雷格和外祖父母接连遭到对方残害。一对仇人展开了智慧与胆量的搏斗。科尔瑞恩历经艰难,终于杀死伊尔科维奇为亲友报了仇。

故事发展到这里,读者似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科尔瑞恩也

不例外,直到此时他才有时间认真欣赏和研究他在帕卡德的一幢房屋地下室里发现的数千张美女照片。这些照片是同一位绝色女子——一位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女演员丽贝卡·钱斯,科尔瑞恩沉醉于她的神秘和美貌以及她与帕卡德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之中不能自拔。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他又认识了一位酷似丽贝卡的女子塔莎,而她此时正深受一名匿名男子的跟踪骚扰,科尔瑞恩和塔莎由于拥有相同的遭遇而惺惺相惜,共坠爱河。更为巧合的是,科尔瑞恩发现塔莎原来就是丽贝卡的外孙女。两人合谋查出了塔莎的跟踪者,然后双双飞往墨西哥度假。然而,历尽生死考验和精神折磨后,科尔瑞恩终于在詹妮弗的帮助下,认清了塔莎是个专门玩弄男性、继而将他们杀死的蛇蝎女人。最后,科尔瑞恩和詹妮弗死里逃生并喜结连理,塔莎则与帕卡德的那座房屋一道葬身火海。

作为创作惊险小说的高手,摩雷尔在这部小说里秉承了其作品情节曲折、悬念重重、动感十足的一贯风格,正如《新杂志》的评论:“该小说令人战栗……事实上每一章结尾都扣人心弦。”再加上语言简洁明快,节奏松紧有致,让读者欲罢不能,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而且摩雷尔在这部小说中进一步加强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使小说的主人公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

摩雷尔以往塑造的角色多为冷峻坚强、在自己的领域里才干非凡骁勇善战的斗士,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家喻户晓的孤胆英雄兰博了。但是《双重形象》中的科尔瑞恩却算不上一个成熟、出色的斗士。首先,他缺乏起码的防范意识。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往S地区秘密拍摄有关暴行,身上却连一支自卫的手枪都没有带,反而带了四部照相机。第二,他欠缺足够的生存训练。他的确了解如何进行简单的急救,但仅此而已,他在饼屋里救助受伤的小女孩时已经使出浑身解数,黔驴技穷了。更为糟糕的是,他并非一位神枪手,他只敢选择笨重的半自动左轮手枪来护身,因为自动手枪对

他来说过于复杂。而且他使用猎枪时也险些铸成大错,若不是追踪而至的警官麦考伊的及时点拨,他很可能因此而送掉性命。摩雷尔赋予了科尔瑞恩这个人物更多平民而非英雄的特点,使之比起兰博那样的英雄更具亲和力,使读者容易接受和相信,并与之产生共鸣。

除了一个平民化而非神化了的男主人公,摩雷尔还塑造了一个美艳绝伦、心如蛇蝎的变态女人形象——塔莎,并让科尔瑞恩与她发生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结果却几次差点死在她的手里,由此使人联想到了本书的标题《双重形象》。“双重形象”是一个绘画术语,意思是“画上的形体同时具有两种形象”。用这个词来形容外貌可人、内心狠毒的塔莎再合适不过了。表面上她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实际上却是假、恶、丑的典型代表。为了满足自己的畸形愿望,她伪造了十几个不同的身份,在爱慕她的男人中间挑起血腥的争斗和残杀,她则暗地里欣赏取乐,继而以受害者的姿态逃之夭夭,接着再将前一次争斗的胜利者巧妙地除掉。为了达到玩弄男性的目的,塔莎不惜引诱自己母亲身边的男人,不惜将母亲的脸庞刺破导致其毁容,甚至敲诈一直供养她的伦道夫·帕卡德(因为帕卡德认为她是自己的外孙女),却不肯回馈这位孤独的老人哪怕一点点虚伪的亲情。这位貌似天仙的女人可谓是丧尽天良、恶贯满盈。而塔莎的这些特点似乎承袭自照片上那位女演员丽贝卡·钱斯,科尔瑞恩正是因为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才惹出了以后的一连串恩怨情仇。摩雷尔似乎想通过这个故事表明来势汹汹、恶毒强大的对手(查根·伊尔科维奇之流)固然可怕,但是外表平静、只在地下涌动的罪恶更让人防不胜防。善良无辜的人们可要警惕啊!

惊险小说重在以情节取胜,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是惊险小说家们惯用的写作手法。《双重形象》中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伊尔科维奇对科尔瑞恩的追杀,二是塔莎与科尔瑞恩的危险性游戏。该书自问世以来,舆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这两条情节的设置上,一时间评论家和读者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例如美国的《侦探小说指南》称“《双重形象》相当于把同一系列的两部小说捆绑到了一起”;《书单》上的文章则指出:“显然作者无法在两个好的情节中做出取舍,所以他把两个都用了进来。……的确,书中有许多动作小说迷们追求的东西:放纵的情欲,血腥的暴力和让人揪心的悬念。不幸的是,它情节零散,使人困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

笔者认为摩雷尔将伊尔科维奇和塔莎这两条线索写进同一本书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惊险小说贵在出奇制胜,高潮迭起,作者的安排正好达到了这一目的。小说以科尔瑞恩与伊尔科维奇,科尔瑞恩等人与塔莎的最后搏斗为高潮,其间情节环环相扣,或收或放,曲折有致,突出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情欲的危险,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再者,小说前后的情节发展相互烘托,使主要的人物形象由平扁、单一变得立体、丰满。例如前半部分看似高傲、成功的大摄影家伦道夫·帕卡德原来是个因得不到真挚的亲情而备受煎熬、郁郁而终的孤独老人,而忠于职守、不畏艰险、勇于面对挑战的科尔瑞恩也有贪恋女色、为情所迷、几乎自毁的一面,原来忠心耿耿的好男儿,诸如诺兰警官和管家邓肯,也在美色诱惑下陷入泥潭,前者一直到死还蒙在鼓里,后者虽然了解真相也无法自拔,甚至助纣为虐,最终被迫自寻短见。通过伊尔科维奇和塔莎两条线索的巧妙结合,一个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活灵活现。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摩雷尔自己的解释吧。他说:“尽管我的新作品《双重形象》没有摹仿我即将提到的下列作品,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丽贝卡》、《劳拉》、《詹妮的画像》和《眩晕》的一个传统,即它们的主人公都对一个疯女人的美丽形象鬼迷心窍。它与《精神病患者》也有一个共同点,即情节都在中途逆转。当我构

思这部小说时已经心存此念。因此《双重形象》这个题目不仅仅指摄影上两次曝光后带来的怪异效果,也同时暗示了故事的二次转折。我希望读者以为故事朝一个方向发展,继而却被带到了出乎意料的、令人恐惧的另一个方向。仅此而言,我想《书单》的评论是错误的。这本书里充满了故事,既然我已经不懈地努力了这么长时间,我想,引用詹姆斯·埃罗伊的话来反驳那篇评论,是公平的。他称《双重形象》是‘一本巧妙而有力地揭示了当今洛杉矶复杂面貌的精彩的惊险小说。这个故事紧紧攫住你的灵魂深处。它是一部内容丰富、令人着迷的小说’。这本书意在使你全身一阵战栗,我希望你们能喜欢它。”

除了摩雷尔自己的声音外,《双重形象》也赢得了众多媒体的交口赞誉。《图书期刊》称赞道:“摩雷尔的技巧正处于巅峰,入木三分的人物塑造,可信而无法预料的情节发展以及心理深度将吸引所有的读者。”美联社也称赞道:“这本充满感官刺激的小说表明,摩雷尔是一个能够创作各种类型小说的作家,《双重形象》以他一如既往的优美文笔写成,应当为他带来许多新的书迷,同时也让老书迷们满意。”另外,不止一家媒体将这本小说的风格与著名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联系在一起。美联社评论说,这是“一个有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意味的关于罪恶和情欲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西奥兰治时报》则称:“它将带你经历一次难忘的洛杉矶之旅……你会觉得你是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一起。”

当然,百闻不如一见。只有亲自捧起《双重形象》,你才能领略其中的惊险与刺激。我相信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双倍的震撼。

译者
2000年5月

第 一 章

1

土坑里弥漫着泥巴、尿臊和霉烂的气味。它宽三英尺、长七英尺、深三英尺，相当于一个浅浅的墓穴大小。科尔瑞恩躺在里面已经三十六个小时了，一张涂了橡胶的被单铺在身下，身体上方是一张用干树枝撑着的土色尼龙被单，上面盖了一层落下的松针做伪装。在距他藏身的这片树木茂盛的山坡下两百码处，车辆正在开过来。六辆敞篷大卡车沿着狭窄的公路颠簸着，驶进这座荒芜山谷中的一块空地上。随着一声轰鸣，一台推土机和一台反铲挖土机艰难地跟上来。车队最后停在一个约一百乘五十英尺的长方形地块旁，那里的地面已被搅了个底朝天。这时，几片雪花落到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

等了这么久之后，科尔瑞恩面对不断飘进山谷的乌云皱起眉头，祈祷着天气不要跟他作对。他举起面前摆放着的四架照相机中的一架，调好变焦镜头，开始拍照。身着褴褛冬装、手持自动步枪的男人们跳下卡车，扫视着周围的山坡。尽管科尔瑞恩已精心地隐蔽着自己，但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这个方向时，他骤然紧张起来。由于担心被人发现，他低下脑袋，身体更加紧紧趴在坑底。当男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山谷里中另一个地方时，科尔瑞恩吐了一口气，拍下更多的照片。一个长着罗圈腿、胸肌结实、满脸横肉的男人正在给推土机和反铲挖土机指示着方向，他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蓄着一撮浓浓的胡须。

拍到你了，你这个混蛋。科尔瑞恩按动着快门，无法从他的好运之中平静下来。在图兹拉时，他在联合国检查团的联系人摊开一张地图，标出了十二个他们准备展开调查的地区。当然，他们没有完成已经开始调查的十二个地区之前是不会访问这些地区的。日程安排得看天气而定，既然十一月份时间即将过半，天气注定要变坏。如果等到调查人员赶到所有这些可疑地域时，恐怕他们要起诉的那些人早已销尸毁证了。

科尔瑞恩选择了这个最孤立的地点。他背负着两个大包，跋山涉水朝这片山坡前进，指南针和地形图使他避免了迷路。他先是潜伏在灌木丛中等了两个小时，同时观察着森林茂密的山坡，寻找着自己可能已经暴露的任何迹象。直到夜幕降临后，他才挖了这个简陋的土坑，爬进去。他感到筋疲力尽，昏昏欲睡，但他知道得先填饱肚子，那就是他带来的奶酪三明治和干香肠。但在吃饭之前，他知道有一件事他必须做：检查他的照相机。

第二天整整一昼夜，科尔瑞恩趴在寒冷的土坑里。只有在吃点香肠，通过插在水壶里的吸管喝水或是侧身向塑料瓶里小便时才允许自己动一动。他曾经怀疑自己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可能选择了错误的地点，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他最好打道回府算了。图兹拉那家光线昏暗的酒吧开始显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他那些摄影记者同行们经常光顾那里。但科尔瑞恩憎恨向焦躁投降，半途而废不是他的秉性。眼前他正为自己没有放弃而狂喜不已，不仅因为他正将联合国检查团所怀疑的在许多地方发生的事情拍成照片，而且因为他正在记录他们最想抓住的那个男人的活动。

查根·伊尔科维奇，一个对魔鬼来说极好的名字。

这个混蛋把步枪倚在一辆卡车前，双手搭在结实的屁股上，洋洋得意地看着推土机开始挖土，反铲挖土机紧随其后。科尔瑞恩飞快地照着相，心脏贴在橡胶被单上咚咚直跳。他暗自庆幸带来了四架相机，每架都配有不同的镜头和感光度胶片，有些是黑白胶

片,有些是彩色的,这样他就不必为更换胶片而浪费时间了。

山脚下,一个持枪的男人叫嚣着,凶残地指着推土机刚刚翻开的地面。那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忙不迭地跑过去,向反铲挖土机司机吆喝着下达命令。在令人沮丧的片刻之中,混乱的场面挡住了使他们激动不已的东西,但这伙人很快分开,有些奔过去帮忙从一辆卡车上卸下一大件物品。当科尔瑞恩通过可变焦距透镜将相机取景器内的这些东西放大后,他不禁惧意陡生。

科尔瑞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尸体,它们有难以计数的一大堆,他的心灵一阵灼痛。这些尸体被如此仓促地丢进这个万人坑,如此横七竖八地缠错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分清到底哪条腿属于哪具躯干,哪只手属于哪条臂膀,哪个脖子,哪个脑袋。当推土机碾压脊椎和肋骨时,这种困惑更加明显了。碎布横飞,血肉模糊,形成了一摊常见的黑色腐肉泥,其间探出灰色的骨头和在无声的永恒痛苦中张开的无唇的嘴巴。

战争期间,S地区东部的这块地盘原本应成为联合国控制下的M族人安全区。方圆几百英里范围内多达一万五千名M族人仓皇逃到这里寻求庇护。这个目标对W族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他们包围了这个地区,并施以炮轰,迫使联合国维和部队投降。令人惊讶的是,W族人对M族儿童网开一面,但却大肆强奸妇女——通过强迫M族妇女为W族人繁殖后代的方法达到将M族人斩草除根的目的。至于男人……科尔瑞恩嘴里怒气直冒,同时不停地工作着。W族人将M族男人装上卡车运到像眼前这样偏僻的山谷里,然后用推土机和反铲挖土机掘出一个个深坑,驱赶着M族男人在坑边一字排开,继而开枪射击。

科尔瑞恩曾被告知:有的深坑,如他正在拍摄的这个,能够装下多达四百具的尸体。没有刻骨的仇恨和坚定的决心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但W族人能够胜任这项挑战。当他们击中最后一个M族人的后脑勺后,便开动推土机在尸体上盖上一层泥土。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一切干净利落。但是，内战结束后 S 地区被肢解成 W 族、K 族和 M 族三个区，联合国开始谈及种种有悖于人道主义的暴行，在荷兰成立了一个战争法庭。一夜之间，许多 W 族指挥官，如眼下的查根·伊尔科维奇变成了通缉犯。他们不得不显得清白一些。

一台大机器的轰鸣将科尔瑞恩吸引到了男人们刚从一辆卡车上卸下的一台笨重的机器上面。它一边有一个巨大的漏斗，另一边则有一个喷口，类似城市清洁工人用来粉碎枯树枝的机器。现在，它是查根·伊尔科维奇从附近多家矿山中的一家借来的岩石粉碎机。反铲挖土机将骨头倒入漏斗，另一边的喷口则朝一辆卡车货厢喷出吓人的“碎石”。向科尔瑞恩提供情报的人曾怀疑这些“碎石”将在某座矿山的矿井里被销毁。问题是，没人能够证明这种净化处理正在发生。

直到现在！科尔瑞恩愤怒地想。蓦然之间，他才注意到云层正在迅速变黑加厚。零星的几片雪花已变成飞舞的小雪。他不得不加快工作速度，他对查根·伊尔科维奇拍下一个特写镜头后，随即调整到宽视角。当悬在他上方的伪装床单被掀去之后，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2

几只手揪住了他的胳膊和肩膀，粗哑的嗓门吼叫着。科尔瑞恩还没来得及抓住照相机的背带，就被人从坑里拎了出来。那些手转动着他，使他与两个身穿野外工作服的壮汉脸对着脸，他们的脸由于愤怒而涨得通红。一定是照相机不断发出的咔嚓声引起了这些人的警觉。另一方面，狭小的土坑放大了咔嚓声，从而使自己对他们悄然逼近时的脚步声浑然不觉。

“喂，伙计，冷静点！”科尔瑞恩对他们听懂自己的话不抱任何

幻想。但是，即使他的语调传达出了他的意思，这两个人也对冷静下来丝毫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将他向后推去。

科尔瑞恩做了个徒劳无益的和解手势。“瞧，我不过是在野营。没有恶意，我为什么不能拿起东西离开呢？”

那两人从肩上取下了步枪。

科尔瑞恩已经有好几次类似经历。在开始职业生涯的尼加拉瓜，后来在黎巴嫩和伊朗，武装分子因为他拍的照片而干涉他。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在他的相机上。但眼下这两人对相机不屑一顾，当他们举起手中的武器时，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他的胸膛。

上帝啊！科尔瑞恩来不及多想就做出了反应，佯装向后栽倒，他的身体扭曲着，似乎想尽量恢复平衡。继续扭动后，转身再次面对袭击者，拎住最沉重的那部照相机的背带抡过去。笨重的镜头迎面砸在他右前方那个男人的下巴上，骨头嘎吱嘎吱地响着。伴随着一声呻吟，那人向科尔瑞恩左侧扑来，撞上了第二个男人，使他偏离了目标，第二个男人的步枪响了，从一棵树上打下了大块树皮。

趁他们倒进土坑之际，科尔瑞恩又向他们发起猛攻。他再次抡起相机，砸向第二个男人的额头，血花四溅，那人颓然倒下。

惊叫声回荡着从山谷下传来，科尔瑞恩匆匆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下面的小人影已经听到了枪声，他们正朝这面山坡张望着，有的指手画脚，另外的则在叫嚣，那个胸肌发达的男人抓起步枪就朝山坡上爬来。

科尔瑞恩撒腿朝山梁上冲去，跑进了茂密的冷杉林中。树荫将他团团罩住，照相机敲在身上砰砰作响，刚才用做武器的那一架血迹斑斑，镜头已经震碎。如果照相机没有震坏就好了，他盼望着。如果胶卷没有曝光就好了，尽管下坡时失魂落魄，他还是按下了倒卷按钮并听到一阵嗡嗡声。他宽慰地发现机器没有受损。就在此时，脚底的一大簇杉针突然向下滑去，他顿时失去了平衡，背

部重重地砸在地上，上下两排牙齿吧嗒一声碰撞在一起。他试图蹬稳脚根，防止自己以更快的速度冲下山坡，但是杉针不断下滑。他一路滚着，直到被一棵树猛地绊住，身体右侧剧烈的疼痛使他扭歪了脸，原来照相机正好砸在这个地方。

必须把胶卷取出来并保护好。科尔瑞恩的手颤抖着，按着照相机的侧面开关，将后盖弹开，将倒完卷的胶卷取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兴奋，身后的山梁上就传来叫嚣声，他惧意大增，艰难地呼吸着，把胶卷塞进一只口袋，扔掉损坏的相机，撒腿沿着山坡跑下去。

即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里大片的冷杉林也茂密得足以阻挡光线，更何况今天不是晴天。黑云不断堆积，将下午变成了黄昏，天气越来越冷，雪花又开始落下，起初是零零星星的，后来便接连不断，形成一张轻柔的毛毯，穿过冷杉枝杈时发出沙沙的声音。

在他身后，叫喊声变得更加暴怒，断断续续的子弹撕断了树木的枝条。

科尔瑞恩跑到一条冰雪环绕的小溪边，试图一个箭步跃过去，却发现溪流太宽了，于是掉头向左。很显然，他不可能就这么跳进去蹚到对岸。水太冷了，不将他冻伤也会导致体温过低。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找到一棵倒地的原木搭桥过去。他一路向前跑去，但溪流变得越来越宽，再也找不到任何原木。他衣服的颜色——褐色的羊毛裤，绿色的滑雪茄克，下拉到耳边的绿色针织帽——是他为了与常绿树林融合在一起特意挑选的。他努力让自己相信起码他有这个优势。但当又一阵突突的枪声打落树枝时，这个想法并没能给他多少安慰。尽管语言不通，但从叫喊的语气来看，毫无疑问身后那伙人正在咒骂他。

光滑的积雪减缓了科尔瑞恩的脚步，他看到溪边一棵冷杉树上一个已枯死的大树枝，离地面约九英尺，向外延伸出了水面。他纵身一跃，戴着皮手套的双手努力抓住了枯枝。沾满积雪的树皮滑溜溜的，他的手指不得不用力握紧，整个身体悬荡在空中。他感

觉垂在右肩下的三架照相机简直成了累赘。他的双手挣扎着交错移动，一点点沿树枝挪去。

在他身后，敌人越来越近了，树枝劈啪作响，脚步声咚咚地逼近。科尔瑞恩跳到溪流对岸的地面上，直起身子，直冲森林深处。他按下了所有照相机的倒卷钮，决心取出所有的胶卷。突然，什么东西把他向后拽去，力量如此之大，他想自己一定是被子弹击中了。但他并没有倒下，而是与地面悬成了一个夹角——双脚着地，躯干悬在积雪上方。一阵迷失方向之后他才沮丧地意识到是一根粗壮的树枝挂住了一架照相机的背带，这根树枝撕碎了右肩部的滑雪茄克，刺破了皮肤。科尔瑞恩忍痛将背带解开，听到照相机的倒卷装置停止了嗡嗡声，他打开后盖，将胶卷塞进一只口袋，扔下缠在树枝上的相机，继续向前跑去。

只要我继续前进，雪下得愈来愈大，将会遮住我的脚印，他想。身后，扑通扑通的水声提醒他不少追击者已跳进了溪流，他们根本没有耐心一个个地排着队，手抓枯枝一点一点挪到岸这边。接着传来哇哇的大叫声，一定是冰冷的河水刺痛了他们的身体。这起码可以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放慢速度，他努力地自我安慰着。

但是科尔瑞恩的速度也在减慢，因为森林沿着山坡向上延伸。他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拼命向上爬着，肋骨上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尽管他已扔掉了两架相机，但身上还有两架，心里总是担心里面的胶卷会出什么问题。他一边跑着，一边抓住一架相机扒开后盖，扯出倒好的胶卷，匆忙之中掉进了一个雪堆中，他不禁绝望地悲叹一声。他赶紧弯下腰，在雪堆中摸索着找到它，将它塞进放其他胶卷的茄克口袋里。

他刚取下胶卷的那只相机突然炸开，爆炸时的冲力将科尔瑞恩攒到了雪地上。他感到身体左侧一热，接着便是一阵奇冷，恶心的感觉涌上全身。他意识到是一颗射向他后背的子弹击中了照相机，一个反弹，然后划破了身体左侧。当遥远而清脆的枪声再次回

荡在森林里时，他赶忙向一棵冷杉树背后滚去，他不得不首先找出射击者的位置，这样才能避开对方的火力。他挣扎着站起来，冒险透过树枝的间隙向他来时的方向瞅去，雪花落进眼里，他不得不频频眨着眼睛。风停了，这会儿雪势有些减弱，眼前的情景令他颤抖，对面山梁上站着一个长着罗圈腿，肩膀厚实的男人，查根·伊尔科维奇粗糙的脸庞贴在步枪瞄准器后面。

伊尔科维奇的枪又开火了，子弹呼啸着从科尔瑞恩身旁飞过，打得泥土和雪花四处飞溅。这使他更加暴怒，旋即将步枪的单发射击调整为全自动射击，一串串子弹疯狂四射，积雪在更大的冲力中跌宕飞腾着。伊尔科维奇消失在暴风雪中。科尔瑞恩感到彻骨的寒冷，他紧紧捂住流血的部位，跌跌撞撞地向山坡上爬去，将追击者们的吵闹声抛在身后。

3

科尔瑞恩爬到山顶时已是狂风大作，如果不是因为有伤在身，他可能早已惊惶地越过山梁，那样的话他早就死了，因为山坡的另一面是悬崖峭壁，在漫天风雪中看不到底。哪条路呢？左边还是右边？就他有限的视野来看，悬崖向左右延伸着。但是不管他选择哪条路，沿崖边走的结果都可想而知，他的追击者们只需兵分两路即可将他从侧翼包抄起来。

我不能重返原路，他想。他看到脚下十英尺处有一块巉岩。于是不顾伤痛，两臂拉到最长，扭动着朝崖下探去。当他两手一松，触到巉岩时，先是两膝着地，接着伏下胸部，抱住岩石，他担心自己要昏死过去。

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向软弱低头，他不得不向悬崖下再降低一些，这样才能在暴风雪中逃过追击者们的视线。科尔瑞恩感到血脉贲张，他的眼睛向下膘去，又看到一块突出的巉岩，但是比第一